

虐 杀

——杀害青年夫妇

岛津西二良

(分队长 宪兵伍长)

1945年6月下旬，我担任宪兵伍长，在驻扎河北省遵化县南台村前，是分配在关东军第881部队山野中队的宪兵，日常生活在营内。现在，以南台村为根据地，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残忍暴虐的三光政策，使生活在鸟语花香、美丽和平环境的沿长城一带的人民蒙受战火，把中国人民推进活生生的地狱之中。

今天，中队在南台村以南十几公里的山岳地带，像饥饿的大蛇寻找猎物似的到处游荡。不久，来到大平原上，那里长得浓绿茂盛的高粱在初夏风中波浪起伏。在中队经过的山背后，发现一个有160来户人家的村落，中队士兵争先恐后地朝那里拥去。

在我们正要袭击这个村落之前，从每家升起了晚饭的炊烟。位于村落东角广场上的一棵老树，从坚挺的树干上长出的无数枝叶，盖满了广场，成为天然的纳凉场所。在它下面有拴马的大石臼，旁边大概一直是孩子们玩粘土游戏的地方，还剩下一些粘土捏成的像小红叶似的手掌模型。做了一

半的只要再捏上房顶就会变成一所漂亮房子的模型，也孤独地残留在那里。但是，就在我们踏进这个村落的一瞬间，这样悠闲舒适的气氛一下子全被吹跑了。中队士兵的骂声，像破锣般嘶哑。砸破家具的声音也此起彼伏。打破门板和纸糊的窗户之后扔出去的锅盆，带出冒着热气的小米饭，乱撒在院子里。左右到处跑着士兵，他们的高筒靴在小米饭上乱踩着……我一边这么看着一边在石臼上坐了下来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

“畜生，让村子里的家伙们逃跑了，为什么这些家伙跑得这么快？混蛋们逃跑了，那也好，不让这些家伙再回来了，把村子烧光！”我压制不住心里的烦乱、怒气，开始抽起烟来。此后不久，我使用的三个密探抓到了一男一女，一边踢着一边走近了我。“太好了，抓到了挺好的年轻人。这下子可了不起，要是好好追问这家伙，可以弄到很好的情报。”我这样想着，一直烦乱的心情一下子安定下来了。一个密探跑到我跟前：“报告伍长，现在抓来的两个人，是这个村里的，是八路军的工作人员。过去我到这个村里来做买卖的时候，这两个人从村民那里收集过八路军的粮草和鞋子。”他好像夸耀胜利似的合乎情理地讲着。

我内心非常高兴。“不愧宪兵的……不，都是我的密探。中队那些小子就会乱哄哄的，连一个孩子都抓不到！”我心里正得意的时候，两个青年人站到了前面。两个人在这里的村民当中都是少有的清秀面孔。男的23岁左右，皮肤洁白，身材比较削瘦，上下都穿着全新的白色服装。女人大约不到20岁，圆脸，短发，一身蓝色衣服非常合适。密探的报告，服装，纤细的手，没有被太阳晒黑的脸——无论从哪儿看，我想也一定是八路军的工作人员。

“终于到我露脸的时候了。”我这样想着，就把害怕得发抖的两个人拉到屋里。“要不干得巧妙，可就遭了。”我一边对自己说着，一边做出让对方觉得温和的表情问道：

“你们不要害怕，立刻就让你们回去。你们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吗？名字、岁数、职业……八路军来过吗？”

但是，两个人回答：“我们不是这个村里的人，住在离这儿很远的镇里。两个人几天前刚刚结婚，因为这个村子有亲戚，带着结婚的礼品到这个村子来的。我们刚来到村子的时候就被你们抓住了。关于八路军的事情一点儿也不清楚。”对于我所问的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
“这个混蛋，老实点，满不害臊，欺负我猛宪兵岛津呀！”我刚大声喊几句，立刻把棍子打了下去，在两个人身上发出松软的奇怪声音。不管头、脸，也不管其他什么地方，我都是狠打着。每打一下，便听到：“哎呀，哎呀，呜……不知道，哎呀！”那是难以想象的人的声音，痛苦的呻吟。男人的额头被打破了，冒出的血把白衣服染得通红，嘴里喊着像是抽进骨头时的痛苦声音。我看着假靠丈夫哭叫的女人说：“喂，姑娘，不要尖声叫了，你做出那样痛苦的表情，越发叫人看出你是一个美人。哈哈……”在我的头脑中浮现出把这个女人带回去当作自己玩物的想法。

“畜生，八路军的粮草藏在哪儿啦？说，说！”每问一次，就狠狠地打下去。他们除了诉苦似的喊着“不知道”以外，我什么也问不出来。

“畜生，你们还不说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叫你们说。”我抓住痛苦呻吟的男人的后脖领，把他拉了起来。我取出捕绳，把他两手转到后面，绑起了他的两个大拇指，让他的身体重量都挂在他这两个手指头上，然后在门口的顶棚上把他

吊了起来。被吊起来的男人发出悲痛呻吟的声音，身体伸缩着，粘汗在身上冒了出来。被撕破衣服的女人，头发蓬乱，紧靠着痛苦挣扎的丈夫。我从她背后抓住后脖领，拉过来，踢倒在地。然后，我又向继续求救的这个女人胸前踢去。

“畜生，还不说吗？”我使足力气继续狠打。男人的身体突然无力地软瘫下去。

“混蛋，不能动弹了吗？”我往上看着男人的脸。男人有气无力地垂下了头。我用棍棒从下面把他的下颏尽量捅了上来。在这一瞬间，男人大概是用尽了最后力气，抬起头来，那涨得通红、染满血污的面孔直对着我的脸。这个形象表现出他对我的极度愤恨。这个男人的表情，刚才看到的只是对我的哀求，但是现在，即使把他分成八半，关于八路军的事他也不会说了。他好像在说，你要是想叫我说，那就试试看吧——变成充满憎恨的形象。

在看到这个形象的一瞬间，我感到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似的害怕得向后退了一步。但是一转眼，残忍的本性又露了出来。“畜生，我能够认输吗？”我这样想着，便向男人猛扑过去。男人的身体大大摇动的一刹那，吊着的绳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断了。男人就这样反绑着倒栽葱似的摔了下来。在发出什么东西损坏一样的沉闷声音的同时，男人的胸部正巧撞在门槛的角上，一动也不动了，只有手脚痉挛着。女人发疯似的偎紧男人，像在诉说着什么，摇晃他的身体。但是，男人已经什么都不能答复了。

我让三名密探从男人身旁拉走女人，把女人绑上以后，又拉起男人的脸。男人什么感觉都没有了。但是我知道他还没有死，在微弱地呼吸着。他每呼吸一次，就吐出像棉花那样的血块，染红了乌黑的大地。

“混蛋，顽固的家伙！倒下了也不招供吗？”我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解开绑着那男人两只大拇指的捕绳。那两只大拇指比中指伸得还长，一动不动地垂着。捕绳弄破了他的皮肤，弄破了肉，一直陷进骨头。

正在此时，中队的传令兵跑来说道：“中队开始移动，立刻跟上。”我让密探把只有微弱气息的男人架在门板上抬着，催逼着女人，去追赶中队。抬着男人的密探走得很慢，赶不上中队。我因为没有问出情报，生气和焦急混杂在一起，变得越发残暴，来到离村子不过200米的高粱地里，便让密探把男人放下来，踩倒长得比一人还高的高粱，在这上面让男人趴了下来。我想现在把男人的头砍掉。

已经是半死状态的那个男人，身子一动也不动。我让背手绑着的女人在男人前面站着。

“你们混蛋，不听我的，让你们看看顽固到底的家伙们的下场。至少也要叫你好好看看是怎样把你的丈夫杀掉的。哈哈……”虽然女人没有听懂我的话，但是已经感觉到要被杀掉，便又开始哭叫起来。

“啊哈哈……痛快！”我当了两年多的宪兵，用我这双手砍死了很多中国人。每当我重复一次杀人的时候，我就变得越发残暴，自己还寻求这种机会，步步紧跟着迈入凶恶的非人道的鬼的世界。

我用刀砍下去的一瞬间，女人发出绝望的叫声，当场昏倒过去。

“混蛋，吓死了吗？”我踢着女人的身体。女人苏醒了，站了起来，头发蓬乱，从撕破的衣服下面露出由于拷问而肿胀起来的青黑色的肌肤，眼睛通红地充斥着血，视线左右摇动不定，好像是在追寻着什么。

“混蛋，杀了你丈夫，你就疯了吗？”我一面猛推着、踢着精神恍惚的女人，一面追赶中队。此后又走了300米，中队坐在谷子地里等着我。我走到中队长面前，马上对他说道：“中队长，把这个女人也杀了吧！”

“女人嘛，没有办法，如果没有什么，那就让她回去。”中队长说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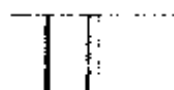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，虽然是女人，也应该杀掉。一直是对她严加拷问，而且在这个女人面前还处理了她的丈夫。如果就这么让她回去，她必然要想办法报仇。我认为必须杀了她。”我立刻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。

“如果同样是杀掉，那就让新兵实行刺杀训练吧。”中队长同意了我的意见。于是，就让日本来的还不到两个月的新兵坐在谷子地的正当中，在女人周围布成了圆阵。我站在女人右边，新兵班长站在左边，检查新兵刺杀情况。在我极端残暴的行为面前变得精神异常的那个女人，并没有意识到如林似的刺刀即将刺上身来，几秒钟后自己的身体将被扎成蜂窝。她被解开了绳子，就用自由的双手拔了几根谷茎，两手捧着，凝视着茁壮成长的浓绿的谷叶。

“刺！”班长突然发出号令。在这个号令下，像被弹出似的站在女人正面的新兵虽然心虚，但也“啊”地喊叫着对准女人刺了上去。

“刺中了！”一瞬间，女人手里握着的谷茎突然飞舞。女人上半身往前倾倒一下，站住了。她那手牢牢地紧握着被新兵扎进的刺刀的枪身。女人用燃起怒火的眼睛死盯着新兵。新兵用足力气想要拔出刺刀，但是紧握着枪身的女人力气更大，扎在脖子上的刺刀很难拔出来。

“混蛋！”看到这种情况的班长，一边对新兵骂着，一



边马上从旁侧朝女人握枪的手尽力踢去。新兵摔了个屁股蹲儿，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。女人还在痛苦地挣扎着。

“下一个！”在班长号令下，又一个新兵猛扑上去。刺刀穿进了女人胸部。女人又把上半身向后仰着握紧枪身。这个新兵和刚才的新兵一样僵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一看到那个女人的愤怒面容，就感到背上吹来了一股寒气。但是，我立刻又想：“作为皇军仪表（典范）的宪兵，在士兵面前胆怯起来，那也太让人看不起，我是有胆量的呀。”我尽力向女人的手踢去。女人受到反击，刚一摇晃就拼命扑过来抓住我的胸口。女人每呼吸一次，从被刺的脖子和胸部的伤口里就发出噗噗的声音，喷出血来。扎了脖子，扎了胸部，女人已经不能出声了，只是用那双憎恨的眼睛逼视着我。我扭转脸来向新兵们喊道：“喂，你们看着，人是这样杀的！”随着喊声，我把女人摔倒在田里。

所谓武士道精神，一向被说成是纯洁和正义的，培养这种精神就是掌握柔道的本质，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杀人精神，就是用武器杀人。我抓住摔倒的女人的前襟，把她拉了起来，拔出腰上的军刀，扎进女人的脖子。女人的身体绵软无力，在踩倒的谷子上面瘫了下来。从女人的伤口冒出来的血，顺着谷子的茎根渗进黑土当中，把黑土染得通红，像描绘地图似的逐渐扩大开来。

我的便衣（宪兵在八路占区行动时穿的中国人的普通服装）被两个人的鲜血染得通红。我连擦也没顾上擦，就像逃跑似的回到了南台村。

简 历

原籍：和歌山县东牟婁郡

出身阶级：手工业工人

学历：普通高小八年毕业

职业：锻工

所属部队名：前关东军长春第2特别警备队第2大队

被捕时间：1945年10月上旬

被捕地点：长春市南岭

年龄：36岁

笔者的片言只语（1982年8月）

1. 1956年7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宣布无罪释放，回国。

2. 1956年8月1日，在白滨街道办事处任职；1960年组织白滨街道办事处职员工会，任书记长、委员长10年。

3. 1976年在白滨街道办事处退休。此后一直在家经营花卉园艺。其间，1977年6月因内脏破损入院，由于手术上的奇迹而得救，此后又有几次入院，终于恢复健康，愉快地过着经营花卉园艺的生活。

4. 1980年8月，得到和歌山县日高郡印南町切目的弘龙庵（宗教团体）同意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牺牲者慰灵塔。

我过去受日本军国主义培育，自从进入军队，无恶不作，也就是戴着人的面具的活鬼。在中国的战犯管理所，由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温暖的关怀，转变成憎恨战争、祈求和平的人。根据我本人的实践体会，再没有比战争更加残酷的了。我衷心希望再也不允许发生战争，希望聚集很多人的力量保卫和平。

（岛津酉二良）